

“很长、很短、刚刚”

——我对信主时间的重新认识

王桂芬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母亲去聚会，听母亲讲过“上帝创造天地和人类”、“挪亚造方舟”、“耶稣死后复活升天”等圣经上记载的事情，也能够背谢饭祷告和主祷文等。可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也就将这些当成了故事和“顺口溜”。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上学工作、成家立业等），由于接受了唯物论、无神论的教育，就把小时候跟随母亲的信仰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上帝是爱我的。在我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夜晚，我突然精神恍惚，久久不能入睡，又有一旦睡了就可能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在这种非常可怕又无助的情况下，我猛地跪下来，不住地求主来救我。亲爱的上帝听了我的求助，让我安然入睡到天亮。睡醒之前，我的眼前充满了大光——这一幕我一直记忆犹新。清晨起来，我满怀喜悦，那种用言语说不出的感觉让我确信是主救了我。虽然在此之前我一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寻找教会，但这一次我的心中没有任何阻拦去寻找主的教会。之后，我就开始了“作礼拜”的生活。可是，这一时的火热没有坚持多久就又冷却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很辛苦，家务事又多；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自己是多年的党员，所以怕人“说三道四”。当时我是拿定主意等退休以后再好好信主，于是连仅仅“作礼拜”的生活也停止了。

到了1998年，我正式退休了。按照当年的计划，这是我应该好好信主的开始。然而，退休之后我并没有清闲下来，而是又被世上一个又一个的缠累捆锁。于是，主日的崇拜也成了我对上帝的应酬，有时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是“人在曹营心在

汉”。所以，在又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在信主的过程中不走路、不成长、软弱、时常跌倒。虽然我是这样的悖逆，一次又一次地远离上帝，但上帝还是那样爱我，一次又一次地引领我。

今年六月七日，我有机会来到美国。刚来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问我是否信主。知道我信主后，他们又问我信主多长时间。我告诉他们我从小时候就跟母亲信。他们说“好长时间啊！感谢主！”对此，我很是沾沾自喜。然而，每次我认真思考自己对上帝的信心时，心里总是在问自己到底是否象我所说的那样认识主那么长时间。当我参加基督工人中心的门徒训练时，在一次分享中我突然发现原来我认识主的时间很短，甚至我是刚刚才认识祂。我突然明白信主不是在乎时间长短，而是在乎是否能够在主里成长。

回想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虽然以为自己信主的时间很长，但事实上我却不认识主：我虽然知道有上帝，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去相信祂；我虽然知道上帝爱我，可我却不知道如何去爱祂；我虽然知道一些圣经上的事情，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行事上，我只有在危难和无助时才知道求助于祂。但那些自己认为能够扛过去的事情，我总是自己来作主。

感谢主，因为祂是怜悯的主。祂知道我的内心，祂知道我的悖逆，祂知道我的一切。感谢主把我带到这样的环境中，借着祂的话语和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提醒我祂是如何爱我。祂也借着各样的学习让我反思过去，重新认识自己，使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原来是活在罪中而不能自拔。若不是上帝的慈爱，若不是上帝的怜悯，若不是上帝奇迹般地带领与挽救，把我从失落中寻找回来，那后果是何等危险和可怕！

感谢主，祂给了我新生命，又让我重新活了过来。我切切地求祂保守我，带领我一生，我也要凡事信靠祂、依靠祂、荣耀祂！我也求祂给我力量，让我靠着祂丰富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不断地长大。

世上有公平吗？

翁敏华

“一碗水端平”是我们在待人接物时所持有的内心的一种标准，这亦是一种良心。但曾几何时，这种标准，在不知不觉中被偷换了。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能持守得住这一标准吗？就算是在自己家中，若想对自己的孩子“一碗水端平”，那就要给他们买一模一样的衣服，吃一样多的东西（尤其是糖果），买一模一样的玩具。要不然，孩子们会抗议“这不公平！”（It's unfair!）。但如果你是母亲的话，你又未曾想给女儿多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吗？如果你是父亲的话，你又未曾想对自己的儿子要求比较严一点吗？而你又绝对不会认为自己一碗水没端平，你爱孩子的心是一样多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让我们来揣摩一下神的意思。神有说，我想恩待谁，就恩待谁。嗯？神有偏心吗？难道说，有的人有这般那般的好处，他就是上帝的宠儿了？而有的人却没有，这公平吗？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不公平”吧。首先，我们要认可的是神有他绝对的主权。神有诸般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或许我是1，3，5，或许你是2，4，6，我们每个人自己数算一下，肯定不会是“0”。而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的救恩。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神的大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们信耶稣，难道是想多多的得那诸般的恩典吗？别人有的你要有，别人没有的你也要有，这才喜上眉梢。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殊不知，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要我们作小基督，是要叫我们更像他。主耶稣曾说，他来到世上，不是来受人服侍的，乃是来服侍人的。神在诸多的“不公平”上有他的美意，为要磨练我们的性情，为要把我们铸成能合乎他所用的器皿。神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提后 2:21）

你有曾看到有人用那辆破旧不堪的车一满车一满车地带人去买菜，一满车一满车地带人来教会聚会。不要太看重自己所没有的，要为自己所拥有的感谢神。亦不要太看重自己所有的，要为自己能给与别人的而感谢神。神会按着我们每个人所做的来定夺，他绝对公平，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主。

也是见证——并述长青之家的二十年

谢欧阳棣欣

自从敏华姐妹为《云彩集》邀稿，要我写一篇有关长青之家的文章后，过去二十年来长青之家的点点滴滴，犹如一组影视集，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所看到得除了是神奇的恩典外，还是他的恩典，不得不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恩主。

一九八八年家母移民来美，与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歌城只有周五晚上的团契，没有周日的崇拜，教会也仍未成立。一群退休人士，如俞伯伯，俞伯母，但婆婆，孙婆婆，倪妈妈和家母在孙永光教授的带领下，在周五晚上团契中，有小组查经，这可说是长青之家的雏形。外子与我当时在美国教会聚会，另有查经小组。家母周五晚上参加查经班，全仗孙教授夫妇的帮忙，家母在这异城，能一星期一次与同胞相聚，聆听主的教训，让她心灵得安危，我们衷心感激，也种下日后我对长青之家投入事奉的情怀。

教会成立后，家母寅年事已高，晚上外出有困难，未能经常参加团契的活动。除周日我们陪同参加主日崇拜，家母只偶尔参与孙教授夫妇在其府上举办的餐会。这段日子，高牧师在大学小区里开始了对留学生父母亲及家人的福音工作，何晓彤弟兄也走上了奉献的道路，开始了神学院的进修生涯。

家母病逝以后，我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孩子们也都长大，一一离家独立生活了。我在家中打着大大小小的毛线毯子，星期天教儿童主日学，也替教会记录奉献的数目，本想这就是神在我夕阳之年的托付了。谁知道晓燕姐妹一声呼唤，改变了我人生的途径。晓燕姐妹刚生了老二丹丹，住在大学医院南面对街的已婚研究生宿舍，看见周围来作短期探亲的研究生的父母，因着语言文化的冲击，儿女们却为了早日得学位，未能时时侍候在侧，加以劝解，以致落落寡欢。有见于此，晓燕姐妹召集了一个向这些伯父伯母们

传福音的聚会，乃在晓燕姐妹家中，当时伯父伯母们那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我听得不甚明白，但鉴于家母居美的经历，我很单纯地希望给伯父母们一个舒展的空间，当时，我还不能开口向别人传福音，只能作一点辅助的小差事，作作点心，带着同来的小孩玩游戏。培琴姐妹的父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信主的。

晓燕姐妹毕业后搬出研究生宿舍，聚会也搬到晓燕姐妹的公寓里，每周四上午举行。因为教会正在加建中，当晓燕姐妹全时间上班后，聚会就移到晓霞姐妹家中，接着晓彤弟兄从神学院毕业，留在歌城事奉，长青之家的名字就是晓彤弟兄取的。晓彤弟兄谦恭温和的态度，给长青之家很大的鼓舞，主的话语，由晓彤弟兄娓娓道来，就明白清楚了。晓彤弟兄每周带着父母与小林肯（晓彤弟兄家的老三）来主领聚会，我也承担接送伯父伯母们的责任，并帮忙看管带着来的小朋友，晓霞姐妹为老人们每次预备可口的饭食，阿东，艾玲两小兄妹也尝试着分享自家的玩具。我们同心事奉，神则恩待我们，把得救的人数加倍给我们，亦不断带领新的成员到我们当中。有一次，晓彤弟兄分享他家雨萌在游戏场领人归主的经历，我听后十分感动，羡慕这传福音的恩赐，也明白这确实是主的吩咐，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世上人。无奈自己面对不信主的人，压根没法开口，总是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暗暗着急，求主赐能力。接着关静淳姐妹被差派来美中服事，不久后晓彤弟兄就开始在印州牧会，离开我们。长青之家则在关姐的领导下，靠着主恩，继续向前行。

关姐给我属灵的生命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她引导我进入福音性探候的工作。记得第一次跟着关姐探访，对象是我的一个朋友，关姐用福音桥向她宣讲主的爱，她马上就接受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这位朋友接受主后，虽然没有来到中国教会，但她至今仍在美国教会中学习。不久，神也让我亲自尝到收割的喜乐。慢慢的，主开我的眼睛，使我明白，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器皿。实际上，不是我们的话语感动别人的心肠，乃是圣灵的

启示，说服人勇敢地面对罪性，信服在神的恩典之下。这时候神又为长青之家带来了新力军，有林兰姐妹（岳林弟兄的母亲），她虽然只是刚刚信主，但对关怀及传福音很有恩赐，在大学的已婚研究生宿舍里，奔走联络，带来福音朋友。还有淑美姐妹随夫来到歌城定居，除了领会，带诗歌，帮忙接送，也探访关怀，成为我们长青组的支柱。同时关姐更鼓励我们走入姐妹们的家中，与她们作造就性的查经，并关怀老年的姐妹们。因为看到朱保平弟兄在年轻人的家庭中所作的小组带领工作，让我见识到有系统的造就研经是有果效的，也就乐意学习。每星期我与陈阿姨（淑霞姐妹的母亲）一同查经，陈阿姨追求主的心，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教导我单纯专一的去追求主，这一周一次的查经，成为了我莫大的祝福，满心赞美主。我们又在倪妈妈家里另有生命造就的查经。倪妈妈被主接回天家后，因有一些福音朋友都住在田阿姨（嫦娥姐妹的母亲）的附近，我们就把这造就班转到田阿姨家，直至今今。

2008年初关姐出外短宣，九月外调阿肯萨州。感谢主，祂为我们有预备，潘弟兄一家从加州来到歌城事奉。孙教授退休后，到纽约含饴弄孙之际，仍有部分时间在歌城，也参与长青之家的工作，倪伯伯受洗之后亦投入接送，诗歌的服事。潘弟兄年轻，有活力，熟悉圣经的话语，他除了主领周四的聚会，又兼担周二田阿姨家中的造就查经，使淑美与我能抽身探访，并作个人查经的工作。感谢主赐我们许多同工，又让我们当中常有决志归主的朋友，使我们得着鼓励，祂的恩典实在是多。

冬去春来，已经是三月天了。眼看春姿招展，有如主赐我们那永恒的盼望。想起外子与我在歌城这二十年间，不觉已成了不折不扣的老年人，藉着在长青之家的侍奉，使我在主里能有点成长，真是我莫大的福份。去年十一月底，何勇，刘涤洁夫妇邀长青之家团友并家人们到他们家中，送别何勇母亲，王桂芬姐妹，并迎接涤洁父母亲，刘鸿文夫妇的到来。济济一堂，在潘弟兄的带领下，数算主恩，有如一个大家庭。令我们这

些儿女不在身旁的，也分享了几孙满堂的喜悦。衷心感谢主的恩典。谨以此文作为我对主恩典的回应，愿荣耀颂赞归与我们天上的阿爸父，那位永在、永活全能的主。

在基督中初长成的生命

郑娜莎

2009年2月17日，我在潘晓明弟兄的引领下于 University Place 的 lobby 做了决志祷告，真正成为了神的子女，自此，浪子终于回家了。

我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 80 后，对于信仰问题非常的保守，也非常的敏感。20 多年来对于书本上所教的，“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没有产生过丝毫的质疑。也好像没有认真想过到底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到底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来的。漠视着一切，也“心安理得”的接受着一切。自从去年 8 月份来到美国，才开始见到现实中的 Bible，开始见到现实中的教会，开始见到现实中的基督徒。真的挺震撼，冲击着 20 多年的所信所学，冲击脑袋那根敏感而警惕的神经。还记着去年 9 月份第一次去教会，其实若不是同屋姐妹的“游说”，不是自己的好奇心，我想自己是不会去的，正所谓“明哲保身”。教会里的人很亲切，很多兄弟姐妹跟我搭讪，也有很好吃的晚餐，之后的团契内容记得不是特别清楚，虽然整个过程挺温暖，但感觉自己不属于那个群体，甚至感觉那是个“奇怪”的群体，说有神？还那么虔诚的说有神？那么虔诚的敬拜。之后我远离了这个群体，一远离就是差不多四个月，“洗脑”、“迷信”、“传销”等等字眼充满着我的内心，让我警惕，让我自保。

真正打开心扉应该在圣诞节前，导师邀请我去参加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圣诞特别 service，其实若不是碍于拒绝导师的邀请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去的。那第一次真正正的听到圣诞节的含义，也第一次触动我的心，原来圣诞不是单纯西方的节日，也绝不单单是圣诞树，是圣诞老人。紧接着 CCCC 的圣诞特别 service，当大家一

起唱“马槽圣婴”，当听到潘弟兄讲“只有耶稣一人，他的降生就是为了去死”，我的心再次触动，当时就这样感觉，为什么我没有接触没有了解就要排斥就要拒绝这一切呢？如果这都是真的，我作为人岂不太卑鄙太无耻了？还记得当时从华人教会回来，我非常激动，跟基督徒舍友聊了半天，她说“神的爱是隐忍的，是人类不能理解的。即便人类误解即便人类排斥，爱还是存在着。”自此，我真的开始打开心扉，开始很认真，很郑重地接触有关 God 的东西，也开始积极寻求 Bible study 的 fellowship，也开始非常舒服地去华人教会去 ICC 去 Global Life Church，更开始在傍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与神对话。一切就这样进行着，真的如圣经上说的“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短短的两三个月，我真的接受了主耶稣，非常 amazing 和 wonderful 的事情。

现在我已经走在这条天路上面，周围有着很好的兄弟姐妹，有着很好的导师，很好的牧师，我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心灵的窗户打开了一扇又一扇。同时经过 3 月中旬的福音营，听了非常受益的布道，看了非常感染的牧师、同工见证，我对于作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所应该做的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就是传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那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那就是不仅要走一里路，更要走二里路（一里路是应该做的是不得不做的，而二里路是额外做的，是基督徒区别于普通人要做的）。现在我更深深的期待着 5 月份的门徒训练，希望能更爱神，也希望能更好地服侍神。

回首过去，发现神在我生命中的预备，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真的是感谢神。以前总是说自己是蛮幸运的一个人，现在看来都是神的美意。在美国只有十个月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但神开了我的心眼，让我认识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真的感谢赞美神。

天路札记

潘晓明弟兄

主历二〇〇九年二月

一、蒙恩

我对耶稣基督的最初认识，源于对我有养育之恩的、慈祥的外公、外婆。由于幼时我父母在医院工作十分繁忙，我出生半年后只能托付外婆抚养，我在江南小镇生活了十一年。外公是个忠厚的商人，1949年前经营布匹生意，因货物质优价廉、从不欺客而名播方圆数十里。解放后，因产业被公私合营而成为一个普通职员。外婆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在一度八口之家都靠外公几十元月薪度日的岁月里，外婆持家之难可想而知。如同其他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在那段艰难岁月，外婆求助于菩萨等以求心灵慰藉，耶稣基督也是我外婆念叨的神明之一。由于少不更事，常觉外婆的祷告对生活的改变乏善可成，对耶稣基督也就不以为然。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重新燃起了中国人学习和工作的热情。八十年代的中国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作为有志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千万个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我如饥似渴地想从先贤们的思想宝库中发掘出救国救民的真理。尽管当时我也涉猎了包括圣经在内的基督教著作，但基督教以德报怨、以苦为乐的博爱精神似乎不对激进青年的胃口。

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凄厉的枪声，把我从书阁中惊醒！黑暗的现实使我

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中——难道中国就永远摆脱不了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预言的“翻遍中国历史，只有两个字‘吃人’”的宿命？民主富强的中国之路到底在哪里？90年后在中国科学院深造期间，随着论文、研究报告在国内外刊物和学术会议上的不断发表，并因此获得了多个国内外奖项后，成果得到了学界肯定，成为世界银行项目顾问，多次应邀访问美、欧、日诸国。实地观察结合思考，使我逐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自文艺复兴后能实现产业革命，建立起民主的现代政体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而执当代世界之牛耳，盖因基督教（即新教）是其道德基础。和平正义之师能战胜希特勒等恶魔，取得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全球基督徒的贡献也是居功之伟。各地各方基督徒对我的爱心关怀，使我亲身感受到了主爱的光照。在1999年我到Stanford工作后，圣灵预备了我的心，使我蒙恩得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主的名下。

二、蒙召

在我信主时，主给了我向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传福音的负担。神安排我利用在Stanford工作的机会，和主恩教会的同工们开展Double L (Love & Light) 福音外展事工，向主要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传福音。神祝福我在Stanford的工作，也给了我一些功课，经历了属灵的征战。主耶稣既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6:33），更指出“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6:24）。在工作 and 事奉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不把属世的事全然放下，很难真正的做到凡是“以神居首位”。周遭发生的一些事又使我痛感人世间生命的无常和时间的急迫：我爷爷在健康地迈向九十岁时因急性胰腺炎在2001年初逝世；所敬重的Stanford教授，中国问题专家Mike Oksenberg因癌症恶化也在短短的半个月中去世……即使象美国这样蒙神祝

福的国家，一旦远离神，情形也会很可怕。911 事件更警醒了美国人是多么紧迫地需要回到主前认罪悔改。主颁布的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在这弯曲背谬的末世显得多么的紧要，我们不去，就是给仇敌撒旦留地步，也会使主的名蒙羞。

而中国人欠了福音极大的债，从唐朝的景教士到近代宣教士的前赴后继，西方先贤们在中国洒下了无数的鲜血和汗水，只因“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太 9:37）！主耶稣告诫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太 16:24）。进窄门、走小路的十架之旅将是我毕生学习的功课。因此，经与主恩教会牧者和同工祷告后，2001 年 3 月 28 日我顺服在神的呼召面前，准备全人奉献。

全人奉献的十架窄路不好走，第一步就是如何过亲人关（太 10:36-37）。我是在美国蒙恩得救的，而我的爱妻幼子一直在北京生活，他们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个人生命的救主。因此，我于 2001 年 4 月 7 日返回北京，就全人事奉之事与家人沟通。因着圣灵的工作，虽然家人有很多不理解，但也不坚决反对我返美读神学以装备事奉神，使得我能够于 8 月 11 日如期返美入学。神的安排自有他的美意：因着 911 事件后美国局势的紧张我家人就不会让我来美国。

三、装备与事奉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神的呼召临到我，使我在 36 岁时放下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入基督工人神学院为主的使命受装备。这是我人生之路的重大转向，更是神无比的恩典。1949 年后中国大陆基督徒遇到了极大的逼迫，改革开放后福音之花便在殉道者鲜血的浇灌下绽放；特别是 1989 年“六四”事件后大批学人留学海外，不少人接受福音并开始回国事奉，这些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我是何等样的

人，竟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来与神同工。由于受无神论教育的影响，我到三十多岁才信主，信主后才真正开始学习圣经，领受神的话语；我现在只是个蒙恩的罪人，即使从事的科研工作在中国的环境下也被罪污染，还需主宝血洁净。

更感谢主的是我妻子与孩子也很快来美团聚（我过去条件好时家人申请签证因所谓移民倾向多次被拒签；我成为全时间神学生后家人于2001年底申请F-2却很顺利，而当时我对此也信心很小，只答应神学院第一年全时间装备，如果一年后我家人不能来美，我就回国带职事奉）。在神学院这个主特别安排的环境中，原本在北京教授马列主义的妻子在真理的光照和基督徒爱心的感召下，也于2002年复活节受洗归入主名下，愿意同心服事主，主的作为何等奇妙！

2004年五月神学院毕业后，主带领我们全家来到初创的湾区归正福音教会。虽然在三年多的事奉中遇到了很多难处，但更经历了神的恩典够用，且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宝贵功课（林后12:9）。2007年九月初，主带领我赴美中大学城短宣后看到美中工场广大的需要（约4:35），经祷告印证后，于2007年底结束在湾区的服事，主也保守我们在风雪之冬季有惊无险地开车搬家到Missouri之Columbia，于2008年正式成为基督工人中心校园宣教同工。

在中心事奉一年多来，虽然由于禾场广大、工人缺乏有奔波之劳顿，但更多地经历了主的恩典：高牧师等中心同工的榜样、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等当地教会/团契的配搭、以及美中主内肢体对神话语的渴慕和对传道人的关爱……

展望未来，在这末世中，十架之路不会平坦，撒旦的试探攻击会愈加猛烈。愿主赐下、并坚固如保罗那样的心志：“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1:21），“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3:13-14），因为主警告“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9:62）。

主啊，求你继续使用(赛 6:8)，唯愿今后一切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合乎你的旨意，能高举、荣耀你的名，阿门！

归向基督

任云鹏

我是个谋定而后动的人，在没有完全的把握之前我很少冲动，所以我在决志之前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调查工作。虽然我接触基督教很晚，可是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间，我一直在苦苦追寻生命的支点和归宿。人，是需要归属感的。一个没有归属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是比行尸走肉更痛苦的人。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归属，我大致想了一下，似乎我们的归属不外乎这么几种：归向世俗、归向虚无、归向科学、归向艺术、归向哲学、归向宗教、归向基督。

每个人都生活在世俗中，所以归向世俗也是最容易、最顺理成章的事。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地发现，世俗中的人往往要承担很大的痛苦，我们要面对生老病死，会有七情六欲。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是一种高尚的、完美的价值观，因为决定世界价值观的不是少数几个义人，而是千千万万平凡庸俗的人，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一种庸俗的价值观。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在庸俗的泥沼中苦苦挣扎而不得脱，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义举、对美德、对英雄充满渴慕，因为我们实在是太缺乏这些东西了。为什么缺乏？因为我们的罪性。太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完美的，是无罪的。可是自从人类犯罪以来，人类开始变得骄傲、自私、贪婪、嫉妒、淫乱、纵欲，世界充满了罪性，所以在世俗里我们除了与众罪为伴，别无它途。可是我们又不是完全的不可救赎，至少借着神的大能，我们知道有“完美”的存在，虽然在这个世界上它不曾出现。我们还有一点点残存的良知与美德，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的罪性时我们会挣扎，会痛苦，会想到要脱离这个庸俗丑恶的世界。

于是便有人想脱离世俗，可是离开了世俗，他们又能去到哪里？他们找不到世俗之外的东西。可是他们又不甘心堕入世俗，于是他们便堕入了无尽的虚无。他们在虚无里了此一生，他们挣扎、寻找，却毫无希望。他们抛弃了世俗，世俗也抛弃了他们。他们没有更好的依靠，他们是精神世界的漂泊者，是整个世界的弃儿，所以他们会经历更大的痛苦，直至死亡降临，他们仍不得解脱。然而虚无又却是必须的。没有虚无，我们就不会有继续前进的动力。虚无就像空气，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可是离开了它，我们却无法呼吸，鸟儿也无法自由的飞翔。然而终究有人能看穿世俗，摆脱虚无，可是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谁能在他们干渴的心田上洒下甘露，谁能在他们软弱的身体上加一只有力的臂膀？许多年前，我也是这样的人。在离开了世俗，摆脱了虚无之后，我成了另一种孤独的人。可是由于历史的捉弄，我降生在了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于是很自然的，我投靠了科学。

科学，许多年前于我而言，是一个多么神圣、高尚的字眼！似乎一切都逃不出科学的辖制，一切都能在科学里得到完美的解答，于是我迷上了科学。从此我疯狂的涉猎和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并以此为荣，因为我常常能在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给出看似合理的解释。甚至立下宏愿要做第二个爱因斯坦。可是就在我洋洋得意的站立在科学的城堡上准备傲视天下的时候，我遇到了两个大问题：宇宙和人。正如康德在自己的墓志铭上所写的：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得神奇，内心也愈是充满敬畏，那就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宇宙从何而来，我们又是源自何处？宇宙的终结会是什么，我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些问题是如此的吸引人却是难以回答。而且我发现我所知道的越多，我所不知道的也越多。于是我们便陷入了一种荒诞，一方面我们越来越依靠科学，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科学的力量却越来越微不足道。于是我们再一次不可避免的陷入寻找生命支点的痛苦中。也是在此，人们开始有了分歧。有的人

找到了艺术，有的人选择了哲学，还有的人归向了宗教。

艺术，似乎是很玄的东西，它既需要智慧，更需要激情、灵感，并且近代以来，艺术掺入了更多的科学元素。所以说就艺术本身而言，它能给人更多的愉悦，更多的安慰。然而也正是它内容的丰富性和表现手法的多元性，它对人的要求也是最高的。我们也必须承认，艺术对于人类文明的延续和追求真理的脚步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人类许多新的思想都是在艺术创作的冲动中产生的。甚至广义上来说，科学、哲学和宗教也都是艺术，它们是思想的艺术！若没有艺术做明灯，人类早晚要在世俗和虚无中堕落，永远在痛苦的泥沼中挣扎而不得脱。艺术也像真理道路上的一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多少人到达这里，流连忘返，直至生命耗尽，他们也没有走出这座宫殿。殊不知，宫殿之后是另一番天地！

走出艺术的殿堂，我们心里或许在感叹，若没有这充满神奇的天地，我们的一切都将是虚妄的。于是我们便开始像康德一样，追问自始至终我们都不曾解答的问题：宇宙和人！多少人为此殚精竭虑，甚至在生命的尽头他们仍旧只是像许多年前那样追问：宇宙是什么？人是什么！康德在这样追问了许多年，并因此而成为人类哲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丰碑之后，终于对自己说：那星空和我的道德律令向我证明，上帝在我们的头顶，也在我们的心中！我想康德或许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哲学只有设问，没有解答，有答案的都不是哲学。可是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发现却从来没有人承认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甚至骄傲到不承认自己的创造者！我们甚至在造物主的家门口炫耀自己的聪明，向人兜售自己的所谓智慧，可是我们就是不愿进到神的殿堂，不愿承认他的存在，不愿用自己全部的身心灵去侍奉他！也是因此，我们创造了种种所谓救人的宗教，可是我们明明知道除神之外，没有别的救主。可为什么我们却迟迟不愿归向他的怀抱呢？因为世俗的浸染，因为虚无的蒙蔽，因为科学的毒害，因为艺术

的引诱，因为哲学的欺骗和除神之外一切宗教的愚弄！所以我们拒绝了神，拒绝了神给我们的救赎。

然而神是爱我们的，他不但创造了我们，更在我们深陷罪中的时候将自己的爱子钉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献上永远的祭！祂也替我们打碎这个世界加在我们身上的枷锁，为我们预备一条归向祂、归向我主基督的道路。当我们脱离世俗，看透虚无，摆脱科学的毒害，离开艺术的引诱，明白哲学的欺骗，打碎其他宗教的愚弄，放下自己的骄傲来到神面前时，祂的荣耀便临到我们，祂的国度便为我们打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们，你们是否已做好做准备来承受永生神的国，承受永生呢？

思絮

关静淳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八 3~4）今年一月底，一阵冻雨，放眼望去，整个城像是一个水晶城：草地上像铺了一层水晶球，树叶上也包着一层水晶，屋檐下一条条的水晶棒，晶莹剔透。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奇景，实在无法形容神造物的伟大与奇妙。相对的，看到人的无力：一棵棵大树因承受不了冻雨的压力，东倒西歪；电线被压断，电也停了，学校停课，商店关门，整个城市几乎瘫痪，只有消防车、救护车的声音此起彼落，显得一片凄惨。「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徒十七 28）人在造物主面前，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八 28）虽然环境看来如此凄凉，感谢赞美主，教会有「火热」；「神的爱」在此时刻也就藉着弟兄姐妹的关怀彰显出来。家里有瓦斯的，或还有电的，就成了停电没瓦斯的人（不论是弟兄姐妹或福音朋友）的避难所，藉此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到更加亲切。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只有神的爱可以使我们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四 16）停电的期间，真享受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连唯一可与外界联络的手机也没电了，而唯一可联络上的，就是我在天上的阿爸父；更何况

向人求，不如向神求。漆黑中，跟父神讲话，这个经历实在美好。感谢主，赐我们「祷告」的权柄。祷告是超越一切高科技的技术并且超越人的一切限制，24 小时服务，不断线，比网络、手机好太多。况且，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来七 25）。真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个好用的工具；与其在「网路」上花时间，不如在「祷告」上多下功夫。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弗六 18)

2006 年到中国探亲，在由上海去苏州的火车上，神带领我向一位姑娘传福音，她作了决志祷告，我把随身带的一些福音书及小册子给她。回来后，只在电邮上联络了一两次，也就没有再联系了。但圣灵常提醒我为她祷告，求神保守她，带领她成长。最近，意外的接到她的电邮，她告诉我，她受洗了，而且在苏州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当我接到这个消息，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喜乐与感恩。神让我再次经历「祷告」的大能。“祷告是与神合作，愿意让出一条路来让神的恩典运作。”(Philip Yancey) 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祷告，彼此代求，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

愿主赐恩于我家

谢维思

2009年3月12日于哥伦比亚

刚刚和父母通了电话，父亲在电话中说，这段时间常常读经，慢慢体会到圣经的“圣”之所在，说这是一本用一生也读不完、学不透的书。我在心中默默地感谢主。我的父母都还没有信主，而父亲对基督教有些了解也源于他喜欢研究学习各国文化宗教的爱好。至于开始认真地研读圣经，也是在我受洗归主之后了。

我父母都上过大学，在中国大陆他们那一辈人当中算是不易的，也自然从未对信仰之事有过太多的思考。只是母亲出于女性天生的感性与脆弱，偶尔将心中所愿寄托给寺庙檀香，我常常笑她尽信些虚无的东西，不如自己动手做些实事。于是，像我这样顽固的人，后来听到福音之后，竟没有太多挣扎就接受了主，不得不说是主的恩典和大功真的是做在我身上了。每每回想起来，忽然觉得，自己决志受洗时却是懵懵懂懂，信心是在以后对主越来越多的了解中慢慢坚定起来的。我常常为这事感谢主，从未放开过我的手。在我远离他时，一次又一次的将我拉回他的身边。实在不知我这样小信有罪之人如何就配得这样伟大丰盛的救恩。

父母得知我信主之事后，十分高兴，言语中甚至带着一丝欣慰，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无论如何有一种信仰能敦促我如何生活、如何为人，总归是好的。而父亲则对基督教义本身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们时时有讨论。现在想来，那时我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和思维方式慢慢转变的阶段，虽称不上叛逆，却有很长一段时间缺少了和父母

深入的沟通。这件事曾经让我的母亲很苦恼，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十分活泼、话多而且依赖父母的孩子。长到十多二十岁时却开始疏于甚至不屑于和家人的交流，让他们满有失落感。但庆幸的时，信主之后我与父母之间每每谈到基督的话题，便时常滔滔不绝，似乎又回到小时候哪怕为一件小事都能与父母讨论很久的情境，让我父母也宽慰很多。想来这其中也定有主的恩赐，我本是很不喜欢也不习惯于和别人讨论信仰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情，也很难将福音告诉给别人。但每次与父母说起这方面的问题，我总是抑制不住的想将所有关于耶稣的事情都告诉他们，而这也一定主在开我的口，在无形中引导我吧。

2007年夏天，我在欧洲游学，在一个主日去参观维也纳最有名的天主教堂，史蒂芬教堂。奥地利有80%的人口笃信天主教，当日正逢众人来教堂做弥撒。我虽是新教徒，但也在那里感受着与神亲近的喜悦与圣洁，并时常感慨主的恩典有时也是不拘于形式的。虽然从古到今在对信仰的理解上一直有着分歧存在，但人们向主的心定是一致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让我深受感动的是看到很多十分幼小的孩子也在主日与父母一起来敬拜神，并十分认真地忏悔、祷告。神早早的就住进了他们心中，将来也必定引领他们成长的道路。如今在哥伦比亚的教会中也是如此。每每看到教会中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常与父母全家来到神的家中聚会，似乎我也能感受到受神祝福的家庭中的那种属天的和美与幸福。我不是成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如今更加开始希望能将神的祝福带到我家，并为此开始祷告。

从我上了大学之后的几年里，家中的许多至亲因病痛逐年地离开了我们。父母都是极重感情之人，常为这一连串的变故而弄得身心疲惫。就在我来美之前，我们又失去了两位身边最近的亲人，从小就十分疼爱我的祖父，和与母亲感情极深的二姨。这些打击使得我父母，特别是母亲，更加的脆弱敏感，经常陷于悲伤之中。我试图安慰，但自

己也感到一时失去这么多亲人的伤痛恐怕难以愈合。处理完故人的后事，我便离开父母来美求学。我心中挂念着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只有主的祝福与爱能够给我父母以安慰和盼望，我也越来越渴望能将神的福音带到我的家中，于是我常在电话中向父母提起关于主的信息以及教会中的生活。最近，父亲也开始经常的与我讨论他在读经时的所思所想，虽然很多问题我无法解答，我心里却充满了喜悦。我知道，这是神垂听了我的日日的祷告，在一步一步地带领我的父母来亲近他，最后能接受他的爱。感谢主，我也一直盼望着一天，耶稣能真正的成为我家之主，赐给我们喜乐与安康。

在我的家乡四川成都，最大的基督教堂叫做恩光堂，很遗憾，由于各种原因，信主之后我竟一次没有去过。最近想着，暑假回家时能与父母一同前去，并且以后即使我不在家时，父母也能常常去敬拜主、感谢主。愿主能早日将他的恩惠赐予我的家庭，能每日与我们同在，正如他时时祝福着的所有属神的家庭一样。

我心尊主为大——读《夜尽天明》所感

雷雨

第一次见到于力工牧师是在2008年Kansas City美中地区冬令会上，于牧师主持每晚的培灵会“我心尊主为大”。他24号晚上第一场讲道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于牧师传讲的信息内容丰富又有深度，形式也很活泼，不只他的整个人完全地被圣灵充满，听了他的经历，仿佛他整个的一生一直与神同在。接下来的几天，于牧师的讲道精彩依旧，在他的呼召下有很多慕道友决志信主了，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举手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看着他在台上充满激情地传讲福音，带领诗歌，谁能想象得到这是一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呢？“我活着便是见证”，这句话在于牧师身上得到了彰显，也让我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好奇：神是怎样带领这位可敬的老人度过大动荡的年代？神又是怎样做奇妙的工作让于牧师成为祂合用的器皿、真理的出口？……这一切促使我阅读于牧师撰写的自传《夜尽天明——于力工看中国福音震撼》。

《夜尽天明》记载了于牧师从出生到赴美进修这段岁月的经历。时值抗战前后，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前途晦暗不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在这种背景下，于牧师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小岭村。由于美国长老会早年在临近的潍县办学校、传福音，小岭村信主的人颇多。于牧师的父亲便毕业于教会学校广文大学，于牧师的母亲虽然没上过神学院，却靠着主的恩典成为有名的传道人，人称“于三师娘”。1931年夏末秋初之时，于牧师在一次聚会中悔改认罪得救，尽管当时仅十一岁，但他很快走上了侍奉的道路。从1931年信主，1939年开始传福音之事工，再到1949年打算赴美深造神学，于牧师一路见证神的带领，也见证了福音在中

国广传的“震撼”——“夜尽天明”由此而来。正如书的封底描述的那样，“于牧师以一位见证者、参与者、教导者、推动者”的身份，经历了山东大复兴、华人教会自立自养、西方差会策略比较、布道十字军学生工作推展等。对于牧师这一时期的学生福音工作，赵君影牧师的评价是“国内各院校的工作，百分之六十是于力工做的”。毋庸置疑，于力工牧师在中国福音事工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最让我“震撼”的，却是他怀着一颗单纯的信心仰赖主，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1937年12月初，由于日寇步步紧逼加之生活穷困，于牧师和家人一起祷告何去何从。主的声音临到于牧师“收拾行李，往香港去”。主也指示于牧师的父母“往南方去”，而主对大哥于中一牧师祷告的回应是“主也要我离开家”。按照主的带领，在缺衣少食的光景下，于牧师一家踏上了信心的征途——往南方去。主的恩惠一路上向他们显明，不论是预备旅费，还是预备餐食，甚至在遇到岔路口不知向何方行时，主也把道路指示给他们——“因此我们一天数次要等候主的话，直到我们三人有同样的‘声音’临到，这才决定走那一条路”。就这样于牧师与父亲和大哥一起从鲁北步行到鲁南，直至江苏。

1939年，于牧师在广西稍事安定，接受欧教士的建议去香港伯特利圣经学院学习，后来转往上海中华神学院。在学习的过程中，于牧师领悟到“主创造了世界，一切是由祂主动，但祂来到世界，祂变成了被动，继而顺服谦卑，在进入主动，于父神的旨意中主动”，他在学习中常常拿第一，讲道甚至拿了满分。毕业不久的一次布道会上，于牧师恳请愿意信耶稣的举手，结果有十几人回应，让同学和大哥都很吃惊。其中的秘诀于牧师谈到“这叫我明白一件事，那就是祷告乃是最重要的事”，“感谢主，愿荣耀归主，哈里路亚，你是听祷告的主……”，“讲道不是方式的问题，乃是有没有神的同在与神的能力。多祷告不一定得能力，乃要用谦卑、虚心、诚恳、有力，并不断的祷告，神

才会听……”。

年轻时“信心蒙福之路”加上神学院的装备，以及生活中祷告的操练，为于牧师在扩张神的国度上提供了有力武器。而神借着艰难的环境打开了国人的心门，一时间中国教会呈现出复兴之势。于牧师在各个工场中积极做工，奔波于大大小小的城市。到后来，于牧师更多地参与到校园事工的服侍里，带领重庆北碚、沙坪坝、成都华西坝、以及南京、上海、武昌各个学校校园团契的复兴，并组织全国第一届各大学学生夏令营。于牧师带领武昌高校“福音大突破”的经历让人深感哈里路亚。于牧师在武昌认识的人很少，主内弟兄也仅认识武汉大学的一位。而武昌高校众多（当时即有十所），大多数高校没有团契，可谓“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便“每天上午匍匐在主面前，有时趴在地板上祷告，求主自己开门，圣灵自己做工”。“这样的俯伏在神面前约有三星期之久”，直到有一天中华大学一位同学通过包中杰师母的介绍过来找他，询问信仰的问题：有没有神，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天堂地狱，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进化论的问题（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问题仍然是很多慕道友想了解的）。借着这个机会，于牧师花了四个小时给他讲解并最终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更加奇妙的是，这位新信主的弟兄有了传福音的负担，带着于牧师去武昌地区其他高校组织福音聚会，从而打开了武昌高校福音的大门，带领很多人归主。

尽管有了诸多的果效，于牧师常常在主面前自我反省，比如在日常人事工作中“我做工是凭恩赐，而缺少恩典，与人格格不入，只顾工作、果效，不求和别人团契”；灵性问题上“过去一直忙于工作……以致忽略了与主之间的关系，虽热心工作，但工作不能代替与主之间的关系”，“我做工凭恩赐、凭才干，而忽略了从主领受能力。亦是凭经验，以致忽略了向主领受新恩典、新能力”；“我有没有看重与主之间的关系，多与主同在，多与主相近？读经单是为了要带领人查经，预备讲道是要造就别人，对我自己，

我是从何处得到供应的呢？一篇信息可以喂饱几个学校的团契，却忽略主要对我说什么？求主教我看中他的带领胜过一切。”；“我的祷告生活：过去不是不祷告，而是工作的时间多，以为只要作主的工就是祷告，我是借着祷告——靠主——作工，还是凭恩赐靠自己做工？……我怎样祷告才算是祷告？我求主自己来光照我”。类似的反省不仅让我看到于牧师一颗谦卑的心，也让我们这些年轻的信徒学着怎么跟神建立牢固的关系。

读这本《夜尽天明》，我时时感受到神的奇妙作为，在那样一个困苦的年代拣选于牧师成为祂忠心的仆人，并一路上看顾他陶造他，把福音广传中国。冬令会结束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宾馆大堂遇见于牧师一个人在散步，面对这样一位可敬的老人我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是表达自己的敬意，或者听他再讲讲自己经历……却因为要赶去搭车到另外一个城市，简短的寒暄之后，我不得不提前离开。的确有些遗憾，但于牧师的身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他那铿锵有力的歌声也时时萦绕耳边：“我心尊主为大——主为大——主为大——主——为——大……”。

我愿是片云彩

朱丽华

我和家人现在住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三月初我们迎来了一场入冬和开春以来最大的一场雪。离开 COLUMBIA 已有几年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有一个牵挂，因为 COLUMBIA 这个地方在我心里有特别的位置。我从来没有正式写过什么见证，也不喜欢写。不过当我看到哥城华人教会征集见证的邮件，特别看到标题是关于云彩，我就想到不久前读到的圣经。讲到那做美好见证的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我想我能做什么呢？我们在 COLUMBIA 度过了二年难忘的日子。我想把和我的一个美国朋友的部分邮件内容作为礼物与大家分享一下。

瑞斯是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妈妈，有着一儿一女双胞胎还在读小学，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有很大的兴趣。我们来美国快七年，我的孩子十七岁了。我们在对待怎样教育和培养孩子的话题上聊上的。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亲还当过执事，而她不喜欢教会的宗教法则。虽然星期天去教堂，但不愿听父母的劝告，所以至今还没让孩子们受洗，她想以自己的方式培养孩子。以下是我的一点想法：我能理解你和你的父母不同的观念。虽然有很多父母在培养和教育孩子方面很成功，我本人不认为在这方面有什么统一的妙方。因为对你合适的方法对我未必合适。最近我在看一本谈关于如何在与人相处时的能力和自信的书。就基本的原则来讲，不论我们是什么肤色都是一样的，但每一个你碰到的人却是不同的。

和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们不相信其他的，只相信自己，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教的。我们知道要有好的教育和勤奋工作才会有好日子过。我来美国前住在上海，有很不错的生活。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是我努力得来的。在 2004 年的 5 月 30 号，也是我

来美国快两年和我们全家打算搬来巴尔的摩之前，我在 Lake Ozark, MO 受了洗。其实，当时我参加了美国人教的查经班，但我对圣经和基督教知道的并不多。我只是简单的被周围的不同的美国信徒的经历和无偿的爱心付出所深深打动了。这当中当然也有华人基督徒的见证和功劳，只是我参加美国人的活动多点。我想受个洗没这么难啊，我何必再为这个事挣扎呢。所以，虽然我有很多不明白的，还是在离开前受了洗。

2004 年夏天，我们搬来巴尔的摩市后事情就变得难多了。我孩子碰到了歧视他的邻居大人和小孩和不友好的中学老师。一点不像在 Columbia 的时候，老师和同学都是那么友善，还有碰到的美国朋友。学校老师说他上课试图逗同学笑，说他像小丑。又碰到我们去的中国教会的大人在他犯错误的时候，对他一个新来的孩子毫不宽容。我在来巴尔的摩的第二年，即 2005 年秋去社区大学上课，我在十天内 Timonium Road 同一个警察手下连续吃了两张交通罚单。第一张是我不好，超速。同一个警察说我没在停下的校车前停车，我有争议，觉得是他的视角不同所造成的。更可气的是他让我前一部车走了，而我是以很慢的速度紧跟着他的车。可警察说不能同时处理两部车，还给了我 \$550 的罚单后说，如果我去法庭，法官会让我走，免掉罚款的。我过了很久想想是由于当时压力大，容易出问题，可是偏偏又碰上了很不友好的人。这些还只是我和我家人碰到的一部分的用钱和眼泪得来的不愉快的经验和教训。想想我们作为外国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年，不论是法律的还是人为的因素，作为外国人，碰到的无可奈何的事情是多之又多。再看看身边原来表明看来好好的家庭，由于长期积压的问题没有沟通好，似乎努力了也解决不了，所以积蓄到一定阶段尤其是有突发的事情发生时就造成了悲剧。更不用说每天发生在美国这个富裕国家稀奇古怪的事了，这些让我开始思考和寻找答案。

长话短说，时光如梭，又过了几年。有一件事我是越来越清楚，就是我相信的神

是又真实又信实。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他就像父亲一样时时看顾着我和家人。看了和知道的越多，虽然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和记不住的，但是我越来越相信圣经的真实和教导。我的先生自从来巴尔的摩后，被我硬拉着带去教会，我为此很是无可奈何，只能耐心再耐心，心想只要他去教会就好。几年过去了，通过感受和思考教会和身边的许许多多的事后，近来他突然说他今年会受洗。这真让我惊讶和感动，相信人不能做到的，神是信实的，他会成就一切。如今美国经济在走下坡路，很多家庭和个人都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很多人心情沮丧，压力很大。感谢神，虽然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困难，绿卡还遥遥无期，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尤其是我和先生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默契，我感受到了在风雨中神赐的平安，感谢主。也请哥城的兄弟姐妹为我先生在何处和何时受洗祷告，荣耀归给神！

今天教会中许多人说知道和紧跟神的话很重要，我当然同意。我相信知道和学习神的话语固然重要，但如何在生活中活出来是更重要和更有挑战。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神能得更多的荣耀，而这也是我要好好努力的。就像腓力比书所说的：我们明白多少，就要凭信心照着行，还不明白的，神在今后的日子会启发和带领我们。

愿神祝福大家！

我的见证

田灶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感谢我的神，我要为主作见证。我们要相信全能的真神。我把主的救恩告诉大家。要常常祷告，感谢敬拜主，我们的神。要知道耶和華是救我们的主，我要信靠他。我有时候做一梦。梦见我的先生叫我去买东西，我就去了。到一个地方去。去的时候那里有一点光，那地方越走越黑，好像没路可走了。我想是我走错了。我就求告耶稣说：主耶稣快来救我，我没路可走了。后来我说，主啊，我怎么办呢？后来主耶稣给我开了一扇门，我看见外面有光。我说这里有门出去。以后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我转过身来看我的先生来了没有。他没有来。我看这个人也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主耶稣救了我。感谢神救我出来。

第二次做梦。梦见我一个大姑姑到我这里来，叫我跟从他去，他就给我发工钱。我说不去。她就拿一个宝贝吹过来吹过去，又吹到我这里来。以后我就祷告求主耶稣基督。他们看见我祷告就走了。我抬头来看，三个人都不见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上当。不要去算命和看相。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要信完全的救主，创世的真神。我信过撒旦。他们不甘心释放我。所以求主饶恕我。若不是主，我毫无所有。

无聊的生命

任云鹏

生命美丽吗？美丽！生命有意义吗？有！可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可能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不称其为问题，在他们眼里，生命是一种过程，是每天 24 小时在眼前的流动，认真的过好每一天就行了，无所谓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可是在更多的人眼里，生命真的意味着太多太多。他们之中有人说，短暂的生命正如光华夺目的流星。虽然只是一闪而过，可是那瞬间的光辉甚至比夜空之后----月亮都要美丽千万倍！又有人说，生命的意义若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实在是有限。可是若体现在无数代人的积累上，生命的意义便无须言说了。人类血脉的延伸，文明的传承，还有思想的进步都是在无数代人的努力之上才能实现的。可是，我若再追问，人人难免一死，就算我们在世上过的再好，到头来我们还不是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我们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甚至连我们的一身骨肉都要化为尘土，归于虚无吗？就算我们有千万代人的积累去体现生命的意义，但殊不知这个宇宙都要消失，我们积累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从终极意义上说，我们生，就是为了死！我们不足百年的生命是为了那万古无尽的长眠！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此灿烂，如此美丽，如此独一无二的生命真的就是为了那个毁灭一切的死亡而生吗？

不知何年何月，这个问题突然跳进我的脑海里，也是从那年那月开始，我的生命开始与痛苦相伴。如果生是为了死，我可以立刻毫不犹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我宁愿选择痛苦，在痛苦中寻找生命真正的意义。当我看到身边的人整天疲于奔命，或是为了所谓理想而奋斗时，我真的替他们悲哀。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都难免一死吗？我开始变得桀骜不驯，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我不愿接触那些

承载生命的“两足无毛动物”，他们在我眼里是如此的荒谬，如此的不可理喻，我甚至怀疑自己跟他们是不是同一个物种。

然而，生命终究是伟大的！在经过十几年痛苦、孤寂的挣扎之后，生命本身开始向我诉说。当他把我领到耶和华面前，聆听生命的奥秘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来。那种感觉就像我在荒漠里孤独的生活了十几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一抬头看见另一只与我一样的“两足无毛动物”时的狂喜与希望！耶和华告诉我，生命本是来自祂，祂更告诉我，我们生来不是为了死！乃是为了认识祂，归向祂，并承受祂的永生！啊，多么伟大的耶和华！多么伟大的生命！这才是生命本来的意义！我们生，不是为了死；我们死，不是归向虚空，乃是借着死，归向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哦，生命，你就像一列带领我们回家的列车，当我们还不知道家在哪里的时候，你已经发动你的引擎向着那美好的家园疾驰！哦，生命，你就像一道欢呼跳跃的溪水，当我们这些鱼儿还再留恋溪边的鹅卵石时，你已开始一刻不停的向前流淌，带我们回归大海的怀抱！哦，生命，你就像照耀一切的阳光，当我们还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时候，你已经在我们的前方为我们预备好了一条光明大道！哦，伟大的耶和华，你将伟大的生命赐给我们，你将你无尽的爱放在我们身上，你将你荣耀的名刻在我们的心里。天父，我们愿意全然的摆上，愿意燃烧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只要我们能回到你的身边，能彰显生命本来的意义！阿门！

泉水、池水与湖水

高德荣牧师

[13]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 2:13]

「泉源」的水是永流不息，既清晰，又清洁。泉源虽看来不大，却越滚越大。泉源的水只送不收，不知水从那里来，却使遍地得益。水是人生命的必需，食物可短暂缺少，水却是每天不可少。自古以来，人是以泉水为生。多少的战争是因为水源引起，多少的战争因水源被断而败，人生不能离开水源。

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说，祂就是那伟大的活水泉源，在祂里面有涌流不断的恩典，白白的赏赐给祂所爱的人，祂对人是一无所求，却乐意见人得着满足。祂是活水的泉源，不单是治人的干渴，更使人得生命与生命的力量，祂是生命的供应，一切生命的恩典都是从祂而来，祂也是生命的维持者。离开活水的源头，就是离开生命的源头。

以色列人犯了的两件恶事，第一就是离开活水的泉源，就是离开那生命的源头，不愿意活在神恩典的范围，也不愿意靠神生命的力量而活。这就是轻看神的恩典，也轻看那施恩的神，得罪这恩典的泉源——赐生命的神。

以色列人所犯的第二件恶事，就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水泉是自然的，是神的创造；水池却是人工作的，是用来代替神的。池子是用来存水的，离开了泉源就没办法有固定的水，为了得保障，只有靠水池积水，有机会就收集更多的水。泉水与池水最不一样的是：泉水是活的，不断更新，不断涌出；池水却是死水，日久就变污秽，需要清理与杀

菌。就是泉水到了池子里也成了死水。凿出的池子不论多大，总是有限；泉水看来不大，却有无限的水，供给数不过来的人的需要，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供给人，人却要离开祂为自己凿出池子，何等的愚昧！

凿池子是一个辛苦的过程，以色列人是经长久的劳苦的日子才能完成，为了要脱离活水的泉源，抗拒那赐生命的生的神，何等的可惜！。虽然将池子建立起来，满以为这么大的水池，必可以长久赏用。却没有想到池子却破裂了，劳苦建成的池子失去功能了，所积聚的水也不见了，赖以生之生命的补给，却完全流失，希望何处去？

神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活水泉源，复活的水也是我们的活水泉。在祂有丰盛与永无止息的恩典，要白白赏赐给一切愿意与祂联合的人。人却常为自己凿池子，我们拚命赚钱，苦苦积蓄，快快的投资，为日后安排。没有想到一场金融风暴这些都漏掉了，不见了，转眼成空。面对将来，只有失望和焦急。离开了神，我们一切的积蓄也会转眼成空。

积蓄是可以的，却要成为一个紧紧连于泉源的大湖，一边吸收取之不尽的泉水，同时不断流水供给下游的需要，所积蓄的没有成为死水，仍然是不断更新的活水。使下游广大一遍的地得滋润，众多的人口赖以为生。水多的时候多积水，为了日后能供给更多人的需要。

让我们每天都紧接活水的泉源，安静在生命的主前享用祂的丰富，使我们能成为众人的祝福。

爱人如己

倪大昕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马可福音》12：30-31）

“爱人如己”虽然只是简短的四个字，却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什么是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诠释，道出了爱的真谛。

要真正做到爱人如己，首先要严于律己。人，因其与生俱有的罪性，要遵行这条诫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对自身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

不管我们是否有勇气承认，在我们许多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嫉妒，自夸，张狂等病毒，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互相猜忌，互相排挤，使工作遭受损失，生活增加压力。我们时常会有不尊重他人的表现，不顾别人感受，轻易动怒；对别人缺乏包容，谅解。于是，在朋友间产生矛盾，形成隔阂；在亲人间，融洽的家庭气氛遭到破坏，甚至导致夫妻反目，家人失和。我们遇事往往首先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忽略他人的利益；忙于照顾自己，无暇顾及别人的需求。即使助人行善，也不甘心“行在暗中”，而是期望某种回报。若被别人冒犯，我们会耿耿于怀，难以忘却，致使自己情绪低落，陷于沮丧而不能自拔，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团结。我们知道爱能给人力量，爱能使人奋起；在遭受挫折和困难时，我们渴望获得爱，却很少想到主动地去传播爱。

凡此种种，都与主的旨意和《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都会阻碍我们敞开心扉去爱人，助人。因此，我们应该以“爱的真谛”为镜，时时审视自己，不断促进自己灵命

的长进。

“爱人如己”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在印度贫民窟无私奉献的德兰修女就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在我们本地的教会里，也有远涉重洋去中国麻疯病区服务和传播福音的美国传道人一家，他们的精神令人感动。爱人助人并非是一种施舍，而是一项使命。神的儿女藉此彰显主的大爱，将荣耀归与主。许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履行着这项使命。当今世界，危机四伏，苦难重重，道德沦丧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爱人助人似乎已如天边彩虹，可望不可即。记得几年前我曾读过一首英文诗，试译如下：

“你笑，世人伴你欢笑；

你哭，无人陪你悲泣。

因为忧伤古老的大地必须借取欢乐，

而自身的烦恼却绰有余遗。”

以前我觉得这首诗寓意隽永，耐人寻味。现在重读此诗，却感到诗人未免过于消极悲观。因为世间确实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努力实践《圣经》的这一教导：“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15）尽管他们也会有烦恼，甚至苦难，但是，并不因此忘记了同样陷于痛苦，需要救助的人；他们会及时给那些人送去温暖和关爱，和那些人分享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爱的真谛”是我老伴最喜爱的经文之一。她身体力行，曾经感动过很多人。去年她不幸去世，我顿时陷入哀伤和绝望的幽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正是用他们的爱暖化了我的心的，帮助我重拾生活下去的勇气，也帮助我坚定了遵行“爱人如己”这一诫命的信心。我感谢他们，并决心跟他们一起去履行这一光荣使命。

苦难

王勇

门训时，就一直在想，写点关于苦难的东西，在基督里如何思考，虽然知道我资历尚浅。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许从人出生开始，到回归尘土，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其中有些就是苦难。要接受基督，第一个问题就是：世上既有苦难，怎会有慈爱的上帝？

门训回来后第一个主日，Randy 就讲这个问题，我很认真的听，却似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第一句话也说：Why? ----I don' t know! 我试图理清一些思路，发现不得不从伊甸园说起。

我当初就问：神为什么允许蛇——撒旦去诱惑始祖？就像有人问：神为什么放那颗树在园子里面？这本质上是一个爱的问题，天使，人类，宇宙万物，都是被造物，神爱他们，也希望回馈的爱！但是没有选择的爱是真正的爱吗？就像抓紧妻子的肩膀，大声说：说你爱我！这样即使她说了，有意义吗？当然愿意她自己从心里主动说：darling，我爱你！神当然明白，所以放了千棵树和那一颗树在园子里面，希望人可以选择那千棵树，选择遵行他的话，选择去爱他！所以从一开始，神就给了人自由意志，结果却带来罪恶，是与爱对立：骄傲嫉妒仇恨等等，神错了吗？爱与自由真的对立吗？似乎我们不能消灭罪恶，同时保留自由，不然牢房用来做什么！还是自由的选择来爱很难很难？仔细看看，使徒们传福音时遇到的困难，和两千年后的今天，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金钱、名利、情欲、自私等太多属世的东西牵绊着我们。

从罪来到世间开始，“天起了凉风”，“地受咒诅”，这是圣经上第一次记录的天气

——自然的变化，之前的一切在神眼里看来“都是好的”。大洪水后就留下了八个人，有哪个人能比上帝更残忍？看看吧：“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every single thought was evil——这是个多么可怕的世界！

圣经上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圣经里面有许多关于灾难的记录，有描述的，也有预言的。希伯来书里甚至写道：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彼得后书里面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溶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曾经听说：真正的基督徒不害怕死亡——视死如归，因为那里有无比慈爱，无比美好的天家在等待着他们。所以在基督里面，死亡并不可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遇到苦难和期待死亡。

但是，神爱惜每一个生命！当初也问：那些在灾害中死亡的孕妇怎么办？弟兄回答：圣经里说会直接去天堂！神对每一个生命在审判时都会有交代！没有人能完全证明圣经是真实的，但是福音书都是目击者的见证，如果圣经是假的，那新旧约的这些作者就是已经是个奇迹了！两千年后以色列的复国，不是个奇迹？期间多少伟大的民族消声匿迹？迄今为止，圣经上所记载的，从文献学（包括非基督教的文献），考古学，地质学，甚至试验科学，都有印证。整本圣经的缩写就是十诫，十诫的精髓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所以那对基督徒夫妇明明知道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却还是坚持生育抚养，因为那是一个生命，这涉及到另一个话题——伦理学。养育这样的一个孩子，不能不说苦，然而父亲却说：这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祝福！

"The end of spear"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三个基督徒家庭用生命和爱换来了一个森林原始部落的归向上帝…这样的事还很多很多。耶稣死了，对他的门徒来讲，是个多大的灾难，立即七零八落，但从胆小懦弱到勇敢无畏的转变，也就发生在这个苦难来临

的时候。苦难可以改变许多！我想没有人喜欢伤痛，圣经里面记录了一种叫 leprosy，他们感觉不到痛——即使在滚烫的水中！不得不承认，能感觉痛是好的！不得不赞叹，主创造的智慧和奥秘！

许多人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总是责问上帝，却为什么不问问我们自己：现在仅美俄两国的核弹头就足够毁灭几百个地球；那些核试验，不断的震动着已经很脆弱的地壳；所谓的转基因食物改变了最初的创造，谁知道长远的后果？多少的疾病，癌症是由于人类自己的罪行带来的？堕胎，同居，同性恋等一些原本得罪上帝的事情，也随着时间，一个一个的合法化……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急功近利的人类正在把自己送向一条死亡之路。

基督离开中国似乎很遥远，早在三百多年前，范礼安已远涉重洋，以生命和爱来呼唤中国；马礼逊来了，死了，船长问他：“你想改变这个泱泱大国？”他回答说：“不，是上帝。”；李提摩太来了，死了；戴德生来了，死了，他的儿孙五代献身中国。成千上万的西天使者，在误解、敌视、困苦和牺牲中，前仆后继，来了，死了。他们都是清贫的人，总是悄悄来了，从一个舒适的地方来，又悄悄死了。有的一家老小死在义和团的刀下，有的死在穷山恶水、饥寒交迫之中——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耶稣也是这样来了，这样死了，为了世人得到永生的道。他们都经历了十字架的苦难！几千年来，无数上帝的使者在这个污浊的地上勇敢的行走，不得不承认，基督是有生命力的，是真实的。但是人却都是软弱有限的。

说了这么多，也许都是苍白无力，具体到现实的时候，似乎更复杂，我们的是非观多是主观的，且会受属世的思虑所左右，就像不久前找我诉苦的那位同学，面临着被老板开除的危险，我不能评论谁是谁非，我只能祷告，求神安慰带领！当我们的人生搁了浅，风雨飘摇的时候，我们要的不是哲学或者神学，而是实实在在的基督，所以要有

坚实的根基。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现在让我们受一些苦，经历一些挫折，也是有神的祝福在里面的。

用英国牧师约翰的话做结束吧：如果不是因为有那个十字架，我永远不会相信上帝…在痛苦的现实世界内，一个人怎能敬拜一个对痛苦毫不理会的上帝呢？我在不同的国家参观过许多佛教寺院，见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闭着眼睛，嘴边带有微笑，一片远离人间痛苦的样子。可是每一次看了一会，脑海中就会出现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孤独，受伤，痛苦的身形，手脚贯穿着铁钉，四肢扭挫，前额被荆棘冠刺的出血，唇干口渴难忍。那是我的神！他有权不受痛苦，但他放弃，他进入了我们血肉，眼泪和死亡的世界。在人为什么受苦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勇敢的盖上了另一个标记，那就是象征神为我们受苦的十字架，是神自己为这个世界何以有苦难做出的唯一解释。

认识耶稣，跟从耶稣

汪洋

在国内生活了 20 多年，没有遇到过基督徒。我象很多同学一样，是个无神论者。来美后，第一次到了教会，听到他们做见证，唱赞歌，“顶礼膜拜”的样子，十分鄙视，和室友调侃说，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了，还是脑子进水了？

开学后，课程，实验都忙起来了，也就不去教会了。转眼到了第二学期，因为口语比较差，和导师交流很费劲，于是到了我们宿舍楼下的中心（International Friend Center），每周五，周六晚上都有聚会，有英语的圣经讨论小组，就想练练英语。刚开始的时候，随便他们讨论什么，我也只是听听，随便说说，从来没认真得想过。但是当我对这对美国夫妇（中心的组织者）了解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疑惑了：不说他们去过非洲，他们的个人经历，仅仅是做饭（周五、周六下午 4 点他们都要先在家里做好饭，再带到这里来），就做了 20 多年。是个人也烦了吧？！他们现在都 50 多岁了，没有一丝厌烦的样子。以他们的学历，可以在美国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当丈夫告诉我他的工资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因为和我一样多。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车子都是别人给的。但是他们很快乐…… 所以我想弄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就和他们讨论，辩论，当然，他们的解释都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但是有些答案，即使站在基督的立场上，也是很难接受的。有一天他们跟我说：即使我的信仰是错的，但是我得到了更好的生活，我没有失去什么，却得到了很多；如果圣经是真的，但是我错过了，那却是无法挽回的。我说不可以，我不能这样想。在这里还认识了一个女生，她从小就是基督徒了，有两句话我印象很深：即使天崩地裂，即使我失去了所有得朋友甚至家人，

但是只要有耶稣在我心中，我仍然会充满喜悦 (Even heaven may fall, the earth may disappear, or even I may not have any friends or family, but as long as I have Jesus, nothing I will fear. I will still be happy); 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不需要其他得什么东西了，如果有，那就是我自私得欲望 (I have everything I needed. There is nothing else I would ever want. If there is, then it is my earthly, selfish desires)。当时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真是很难理解，一个 23 岁的学生，你有了什么？基督教就把人教育成这个样子了？不求上进？

现在来看，我们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以外，是不该去过分追求，贪婪，有多少基督徒能有这种境界呢！后来，一位弟兄跟我说：圣经里有无数教导人勤奋工作的经文。而且所以基督徒都应该全时间得为上帝工作，不论他们做什么都应该尽全力：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学者，那就努力做最好得学者；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音乐家，那就努力做最优秀得音乐家；如果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牧师，我们就应该放下手中得一切，做一个全取得牧师。(All Christians should serve the Lord full time. They should give to the Lord 100% of their effort in whatever they do – whether as a physicist, an engineer, a musician, a doctor, or a pastor. Therefore, if the Lord calls you to be a doctor, then try to be the best doctor in the world; if the Lord calls you to be a musician, then be the greatest musician in the world。Take myself as an example: At this time, God has not called me to become a full-time pastor, so I do my best at my work to be a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 I can say it unblushingly that I have had a very successful career – being the first Chinese to become the State Epidemiologist in any state in the U.S., having won several major awards for my work, and having published a first-authored article

in the best medical journal in the world –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However, if one day God is calling me to become a full-time pastor, I will gladly obey His calling, put down my work to serve as a full-time pastor...)

真正在思想上有很大挣扎，是看了那对夫妇给我的《耶稣在中国》后。马礼逊、戴德生等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在敌意和仇视中默默的奉献，直至生命的终结；看到那些农民，认识基督后的喜悦；看到这个信仰挽救了无数破碎了家庭和心灵，我和很多观念和想法都改变了。我就一直想，这个信仰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几千年来还是这样？而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却丢失的那么快呢？

想多了就睡不好了，也会继续去问他们一些问题，但是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时候想起了华人教会的一位弟兄，记得他当时来接我们去教会，在门口等我们的时候，手里还拿本书。向一个师兄问来了他的电话（就是上面提到得那位弟兄），3天以后的一个晚上，很唐突的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了几个很简单问题。接下来的日子，电话、邮件，我就不客气了，他真的是算的上博学了，他的回答基本上都可以接受，但是也有不能接受的。这个时候，思想的斗争就更多了，因为这个信仰越来越象是真的了。后来，一个牧师到这里讲道，完了，我就举了手，表示愿意等一下有人专门给我讲讲。我选择了那位弟兄。我觉得自己还不够，问了3次：你觉得我可以吗？回答说可以！后来就跟着他做了决志祷告。回去已经12点多了，跟一个在Rochester同学聊了一个多小时，不管如何，他说信仰这个问题要谨慎，认真。第二天，我给那位弟兄打电话说，不行，我还要再想想（这时我已经打算放弃了），他回答说，可以！后来我把中心借给我书，录像资料都还给他们，什么都不想了，就象回到了开始，清静了，也可以睡好觉了。

3月下旬，放春假了。31号晚上，偶然间看到了那个网址（在“耶稣在中国”的

光碟上有个网址 3W.Chinasoul.com, 当时看到后, 就抄在了一个小本本上), 想想也没什么事情, 看看吧。就这样, 我一口气看完了神州, 又一次心灵的悸动, 感觉冥冥之中真有上帝?! 信吧! 我对自己说。就这样, 我跪下来, 自己一人做了一个祷告。一个星期以后, 我把决志的消息告诉了那位弟兄, 他真是很高兴。后来坚持参加教会的聚会, 读圣经, 祷告, 更好的了解了基督教。6 月份, 知道他要放弃这边工作回国, 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 这肯定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他是州政府的首席科学家, 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还有三个孩子。他告诉我说: 这是为了基督的爱……。

7 月 8 号, 我终于接受了洗礼。信主以后, 心态更平和了, 看待别人的错误更宽容了, 更愿意帮助别人了。我们在住了两个临时的地方以后, 终于来到了新家, 但是只有一个空余的卧室, 我就说我睡沙发吧。但是那个沙发太短, 晚上路灯也很亮, 实在是休息不好, 第三天, 我注意到地下室里面有个单人床垫, 和室友商量下, 就放在他屋的地板上, 也算是有床了。房主刚结婚度蜜月去了, 要等他回来我才能有自己的房间吧。现在我每天早上走近 50 分钟到实验室, 都会带上午饭和一件 T 恤, 因为衣服会都汗湿。要是以前, 我肯定没有这么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这些事情, 也许会烦的不行的。想起以前对别人的憎恨, 嫉妒和苛求, 那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感谢主, 仍然拣选了我这样一个有罪的人。想想, 我一个农村的孩子, 走到现在, 怎么那么幸运的事情都会降临在我头上。原来主一直在看护着, 牵着我的手, 又把这么多, 这么好的基督徒安排在我身边, 耐心的教导, 等待我, 真是感谢主! 阿们!